

第六回

沥泉山岳飞庐墓 乱草冈牛皋剪径

诗曰：

飘蓬身世两茫然，回首孤云更可怜。

运筹绛帐无他虑，只图四海姓名传。

自古道：“物各有主。”这马该是岳大爷骑坐的，自然伏他的教训，动也不敢动，听凭岳大爷一把牵到空地上。仔细一看，自头至尾足有一丈长短，自蹄至背约高八尺。头如博兔，眼若铜铃，耳小蹄圆，尾轻胸阔，件件俱好。但是浑身泥污，不知颜色如何。看见旁边有一小池，岳大爷就叫马夫：“拿刷刨来。”马夫答应，取了刷子，远远的站立着，不敢近前。岳大爷道：“不妨事。我拿住在此，你可上前来，与我洗刷干净了。”马夫道：“姑爷须要拿紧了。待我将旧笼头替他上了，然后刷洗。”岳大爷道：“不妨，你上来就是。”马夫即将笼头上了，将马牵到池边，替他刷洗干净。岳大爷看了，果然好匹马，却原来浑身雪白，并无一根杂毛，好不欢喜。岳大爷穿好了衣服，把马牵到后堂阶下，拴住了，上厅拜谢岳父赠马之恩。李春道：“一匹马，何足挂意。”又命家人去取出一副好鞍辔来，备好在马背上。周侗在旁看了，也叫采不迭。

三个重新入席，又饮了几杯。周侗起身告别，李春再三相留不住，叫马夫又另备了一匹马，送周老相公回去。那马夫答应了，又去备了一匹马。李春送出了仪门，作别上了马。马夫跟在后头，出了内黄县城门。周侗道：“我儿，这马虽好，但不知跑法如何？你何不出一辔头，我在后面看看如何？”岳大爷应道：“使得。”就加上一鞭，放开马去，只听得忽喇喇四个马蹄翻盏相似，往前跑去。周侗这老头儿一时高兴起来，也加上一鞭，一辔头赶上去。这马虽比不得岳大爷的神马，那马夫那里跟得上来，直赶得汗流气喘不住。

那父子两个，前后一直跑到了庄门首，下马进去。周侗称了五钱银子，赏了马夫。马夫叩谢了，骑了那匹原来的马，自回去了。这里岳大爷



将那匹马牵回家中，与母亲细说岳父相赠之事。母子各各感激周先生提携之恩。

且说那周侗只因跑马跑得热了，到得书房，就把外衣脱了，坐定，取过一把扇子，连扇了几扇。看看天色晚将下来，觉得眼目昏花，头里有些疼痛起来，坐不住，只得爬上床睡。不一会，胸腹胀闷，身子发寒发热起来。岳大爷闻知，连忙过来服侍。过了两日，越觉沉重。这些弟子俱来看望。员外们个个求医问卜，好生烦恼。岳大爷更为着急，不离左右的服侍。到了第七日，病势十分沉重。众员外与岳飞、王贵等，俱在床前伺候。

那周侗对岳飞道：“你将我带来的箱笼物件，一应都取将过来。”岳大爷答应一声，不多时，都取来摆在面前。周侗道：“难得众位贤弟们俱在这里，愚兄病人膏肓，谅来不久于人世的了！这岳飞拜我一场，无物可赠，惭愧我漂流一世，并无积蓄，只有这些须物件，聊作纪念。草草后事，望贤弟备办的了！”众员外道：“大哥请放心调养，恭喜好了，就不必说；果有不测，弟辈岂要鹏举费心？”周侗又叫声：“王贤弟，那沂泉山东南小山下有块空地，令郎说是尊府产业，我却要葬在那里，未知贤弟允否？”王明回道：“小弟一一领教便了。”周侗道：“全仗，全仗！”便叫岳飞过来，拜谢了王员外，岳飞就连忙跪下拜谢。王员外一把扶起道：“鹏举何须如此？”周侗又对三个员外道：“贤弟们若要诸侄成名，须离不得鹏举！”言毕，痰涌而终。时乃宣和十七年九月十四日，行年七十九岁。

岳飞痛哭不已，众人莫不悲伤。当时众员外整备衣衾棺椁。灵柩停在王家庄，请僧道做了七七四十九日经事，送往沂泉山侧首安葬。殡葬已毕，岳大爷便在坟上搭个芦棚，在内守墓。众员外常时叫儿子们来陪伴。

时光易过，日月如梭。过了隆冬，倏忽已是二月清明时节。众员外带了儿子们来上坟，一则祭奠先生，二则与岳大爷收泪。王员外叫声：“鹏举！你老母在堂，无人侍奉，不宜久居此地，可就此收拾了，同我们回去罢。”岳大爷再三不肯。王贵道：“爹爹不要劝他，待我把这牢棚子拆掉了，看哥哥住在那里！”汤怀、张显齐声拍手道：“妙啊！妙啊！我们大家来。”不一时，三个小弟兄你一拔，我一扳，把那芦棚拆得干干净净。岳大爷无可奈何，只得拜哭一场，回身又谢了众员外。众员外道：“我等先回，孩儿们可同岳大哥慢慢的来便了。”众小爷应声：“晓得。”众员外俱乘着轿子，

先自回庄。

这里四个小弟兄拣了一个山嘴，叫庄丁将果盒摆开，坐地饮酒。汤怀道：“岳大哥，老伯母独自一人在家中，好生惨切，得你今日回去，才得放心。”张显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兄们文字武艺尽生疏了，将来怎好去取功名？”岳大爷道：“贤弟们，我因义父亡过，这‘功名’两字倒也不在心上。”王贵道：“先师之恩虽是难忘，那功名也是要紧的事。若是大哥无心，小弟兄们越发无望了。”

弟兄们正在闲谈，忽听得后边草响。王贵翻身回头，将脚向草中这一搅，只见草丛中爬将一个人出来，叫声：“大王饶命！”早被王贵一把拎将起来，喝道：“快献宝来！”岳大爷忙上前喝道：“休得胡说，快些放手！”王贵大笑，把那人放下。岳大爷问道：“我们是好人，在此祭奠坟墓，吃杯酒儿，怎么称我们做大王？”那人道：“原来是几位相公。”便向草内说：“你们都出来。不是歹人，是几位相公。”只听得枯草里飕飕的响，猛然走出二十多个人来，都是背着包裹、雨伞的，齐说：“相公们，这里不是吃酒的所在。前边地名叫做乱草冈，原是太平地面。近日不知那里来了一个强盗，在此拦路，要抢来往人的财帛，现今拦住一班客商。小人们是打后边抄小路到此的，见相公们人众，疑是歹人，故此躲在草内，不道惊动了相公们。小人们自要往内黄县去的。”岳大爷道：“内黄县是下山一直大路，尔等放心去罢。”众人谢了，欢欢喜喜的去了。

岳大爷便对众兄弟道：“我们也收拾回家去罢。”王贵道：“大哥，那强盗不知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去看看也好。”岳大爷道：“那强盗不过是昧着良心，不顾性命，希图目下之富，那顾后来结果。这等人，看他做什么！”王贵道：“我们不曾见过，去看看也不妨事。”岳大爷道：“我们又没有兵器在此，倘然他动手动脚起来，将如之何？”张显道：“大哥，我们拣那不多大的树，拔他两棵起来，也当得兵器。难道我们弟兄四人，倒怕了一个强盗不成？”汤怀道：“哥哥，譬如在千军万马里边，也要去走走，怎么说了强盗，就是这等怕？”岳大爷见弟兄们七张八嘴，心中暗想：“我若不去，众兄弟把我看轻了，只道我没有胆量了。”吩咐庄丁：“你等先收拾回庄，我们去去就来。”内中有几个胆大的庄丁说道：“大爷带挈我们也去看看。”岳大爷道：“你这些人，好不知死活！倘然强盗凶狠，我们自顾不暇，那里还照应得你等。这



是什么好看的所在，带你们去不得的！”众人道：“大爷说得是，小人们回去了。”

他弟兄三个等不的，各人去拔起一棵树来，去了根梢，大家拿了一枝，望后山转到乱草冈来。远远就望见这个强盗，面如黑漆，身躯长大；头戴一顶鍪铁盔，身上穿着一副鍪铁锁子连环甲；内衬一件皂罗袍，紧束着勒甲绦，骑着一匹乌骓马，手提两条四楞鍪铁铜。拦住着一伙人，约有十五六个，一齐跪在地下，讨饶道：“小的们没有什么东西，望大王爷饶命罢！”那好汉大叫道：“快拿出来，饶你们狗命！不拿出来，叫你们一个个都死！”岳大爷看见，便道：“贤弟们，你看那强盗好条大汉，待愚兄先去会他一会。贤弟们远远的观看，不可就上前来。”汤怀道：“哥哥手无寸铁，怎么去会他？”岳大爷道：“我看此人气质粗卤，可以智取，不可力敌。倘然我敌他不过，你们再上来也不迟。”说罢，就走到面前，叫声：“朋友！小弟在此，且饶了这干人去罢。”那个好汉举头一看，见岳大爷眉长脸秀，相貌魁伟，便道：“你也该送些与我。”岳大爷道：“自然呢。自古说的好：‘在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怎说不该送？”那好汉听了，便道：“你这个人说的话倒也在行。”岳大爷道：“我是个大客商，伙计、车辆都在后边。这些人俱是小本经纪，有甚油水？可放他们去。少停，待我等多送些与大王便了。”那个好汉听了，便对众人道：“既是他这等讲，放你们去罢！”众人听说，叩了头，爬起身来，没命的飞跑去了。

那好汉对岳大爷道：“如今你好拿出来了。”岳大爷道：“我便是这等说了，只是我有两个伙计不肯，却怎么处？”好汉道：“你伙计是谁？却在那里？”岳大爷把两个拳头漾了一漾，道：“这就是我的伙计。”好汉道：“这是怎么讲？”岳大爷道：“你若打得过他，便送些与你；如若打他不过，却是休想！”那好汉怒道：“谅你有什么本事，敢来捋虎须？但你只一双精拳头，我是铁铜，赢了你算不得好汉。也罢，我也是拳头对你罢。。一面说，一面把双铜挂在鞍鞦上，跳下马来，举起拳头，望岳大爷劈面打来。众兄弟看见，齐吃了一惊，却待要向前，只见岳大爷也不去招架他的拳头，竟把身子一闪，反闪在那汉身后。那汉撒转身，又是一拳，望心口打来。这岳大爷把身子向左边一闪，早飞起右脚来，这一脚正踢着那汉的左肋，颠翻在地。

汤怀等见了，齐声叫道：“好武艺！好武艺！”那好汉一轱辘爬将起来，

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遂在腰间拔出那把剑来，就要自刎。岳大爷慌忙一把拦腰抱住，叫声：“好汉，为何如此？”那汉道：“我从来没有被人打倒，今日出丑，罢了，罢了！真正活不成了！”岳大爷道：“你这朋友，真真性急！我又不曾与你交手，是你自己靴底滑，跌了一交。你若自尽，岂不白送了性命？”那汉回头看着岳大爷道：“好大力气！”便问：“尊姓大名？何方人氏？”大爷道：“我姓岳名飞，就在此麒麟村居住。”那汉道：“你既住在麒麟村，可晓得有个周侗师父么？”岳大爷道：“这是先义父。你缘何认得？”那汉听了，便道：“怪不得我输与你了，原来是周师父的令郎。何不早说，使小弟得罪了！”连忙的拜将下去。岳大爷连忙扶起。

两个便在草地上坐了，细问来历。那汉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叫牛皋，也是陕西人，祖上也是军汉出身。只因我父亲没时，嘱咐我母亲说：‘若要儿子成名，须要去投周侗师父。’故此我母子两个离乡到此，寻访周师父。有人传说在内黄县麒麟村内，故此一路寻来。经过这里，却撞着一伙毛贼在此剪径，被我把强盗头打杀了，夺了他这副盔甲鞍马，把几个小喽罗却都赶散了。因想我就寻见了周师父，将什么东西来过活？为此顺便在这里抢些东西，一来可以糊口，二来好拿些来做进见之礼。不想会着你这个好汉。好人！你可同我去见我母亲，再引我去见周侗师父罢。”岳大爷道：“不要忙，我有几个兄弟，一发叫来相见。”就把手一招，汤怀等三个一齐上前相见，各各通了名姓。

牛皋引路，四弟兄一路同走。走不多远，来到山坳内，有一石洞，外边装着柴扉。牛皋进内，与老母说知。老母出来迎接。四位进内，见礼坐下。老母将先夫遗命投奔周侗的话说了一遍。岳大爷垂泪答道：“不幸父于去年九月已经去世了。”老母闻言，甚是悲切，对岳大爷道：“老身蒙先夫所托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不道周老相公已作古人。我儿失教，将来料无成名之日，可不枉了这一场！”岳大爷劝道：“老母休要悲伤。小侄虽不能及先义父的本领，然亦粗得皮毛。今既到此，何不同到我舍间居住，我四弟兄一齐操演武艺，何如？”

牛母方才欢喜，就进里边去，将所有细软打做一包。牛皋把老母扶上了这四匹乌雅马上骑了，背上包裹，便同了一班小弟兄取路望王家庄来。到了庄门首，牛皋扶老母下了马，到岳家来。见了岳安人，细说此事。即时

去请到三位员外来，牛皋拜见了，将前后事情说了一遍。众员外大喜。当日，就王员外家设席，与牛皋母子接风，就留牛母与岳安人同居作伴。拣个吉日，叫牛皋与小兄弟们也结拜做弟兄。岳大爷传授牛皋武艺，兼讲究些文字。

一日，弟兄五个正在庄前一块打麦场上比较枪棒，忽见对面树林内，一个人在那里探头张望。王贵就赶上去，大喝一声：“呸！你是什么歹人，敢在我庄上来相脚色？”那个人不慌不忙，转出树林，上前深深作个揖，说出几句话来。有分教：岳大爷再显英雄手段，重整旧业家园。正是：

五星炳炳聚奎边，多士昂昂气象鲜。

万里前程期唾手，驰骤争看着祖鞭。

毕竟那人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